

沈
錡譯

美日陸海空軍實力比較

商務印書館印行

沈 銓 譯

美日陸海空軍實力比較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序

在著作本書時，美國正有一種把太平洋問題看作次要的傾向。這一部分是因爲歐洲正在進行着生死存亡的大戰之故。同時美國的意思，亦想竭盡所能，援助英國。一部分則因爲對於我們在太平洋上利益的重要性，及該區的局勢，缺乏認識之故。

此種態度，實可認爲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美國在太平洋上有很大的利益。在一九三七年，我們對外貿易的四分之一是對遠東的貿易。在我們最重要的原料之中，有幾種我們得完全仰給於這個區域。我們的國民與中國貿易，已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歷史。我們在那裏還有已經對於促進諒解及友誼關係貢獻甚大的文化利益。

在菲律賓，我們有國旗在那裏飄揚，而在它們於一九四六年獲得獨立以前，我們有必須保護它們的責任。允許了這一種獨立，肯定地證明我們毫無帝國主義野心。

我們的外交政策，並非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而是相互退忍及公道往來的外交政策。我們無論在遠東，或在世界的任一部分，都不需索特權。這個政策，曾由國務卿明白地闡釋如下：

『在我們與遠東的關係上，與在他處一樣，美國已抱定兩大宗旨：提倡並保護合法的美國權利與他國利益；及在萬國間推進和平而互惠的關係。爲達到此二目的，美國曾贊成以機

會均等，尊重國家主權及忠實遵守條約，爲一種真正永久國際秩序的基礎。』

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政策，與國務卿赫爾所宣佈者，大異其趣。它已經是一種武力擴張，而主要的以中國爲犧牲者。現在，因爲歐洲局勢的緊張，日本軍閥便乘機企圖實現其廣大自給帝國之夢，鯨吞整個遠東，排斥所有別的國家。這將是一個由武力維持的帝國，其數萬萬臣民皆淪爲中古農奴的地位。

爲追求此目的而啓幕的戰爭，已在中國進行了將近四年，引起了成千萬無辜平民的死亡，和更多人民的悲慘痛苦。日本自己的陸軍，亦已有了近兩百萬的死傷，而其國內的人民，則已負上了多年不能由佔領土地上取償的一筆巨債。這次遠東戰爭的可悲處，就在日本是可以和平方法及對華友善的政策來達到其商業獨霸的目的。

我們不能相信，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其傳統與文化有數千年悠遠的歷史，是會願意接受一個外國的統治的。在此次戰爭中，中國人對於一個佔絕對優勢的敵軍之非常抵抗，已足夠證明日本決不能獲得勝利。

美日兩國政治家的問題，是調和兩個顯然無法調和的政策。日本的目標，是在我們有着極大利益的區域內，獲得排外及軍事控制之權。美國卻只要我們的國民與我們的商業能享受平等的權利與機會，即已滿意。但我們卻決心要保衛這些權利。爲日美兩國的人民設想，總是深深地希望將來能獲得一個對於兩國都很滿意的解決辦法。

本書非常簡單明瞭地闡述了影響日美關係的許多政策，及兩國的武力現狀。作者是最有資格討論這個問題的。他是一位海軍軍官，他曾在亞洲海軍站中渡其一部分的海上勤務。他是海軍大學(Naval War College)畢業生，曾負責海軍部海上情報司數年。他的「馬漢海軍上將傳記」一書，確定了他在海軍歷史及軍略方面的權威地位。

美國退休海軍上將顏露爾(H. E. Yarnell, Admiral U.S.N. Retired)

前言

在本書內，所考慮的是美日兩國間和戰可能性的多少，所討論的是一旦戰爭發生時即將引起的某些局面。作者並不相信兩國間的戰爭已不可避免，或不能想像；他只相信對於趨向戰爭及和平的各項因素加以仔細估價及冷靜討論之後，則必能有助於維持久已存在於日美兩國間的友善關係。

這裏已以最大的努力，公平地敘述日本在遠東的政策與目的，並對日本的軍事力量，作一個準確的估計。日本陸海軍力量的確實數字，當然是嚴禁發表的國家祕密，所以在本書內所列的數字，在閱讀時應出以附有保留的態度。日美兩國全部武力的比較，則可認為是相當準確的；比較價值，非常重要，因為軍事決議，係視相對力量而定，而不是視絕對力量而定的。

日美關係過去的紀錄，有時候非常緊張，接着來了幾十年的敦睦，然後又是幾個緊張的時期。在日俄戰爭與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之間，有幾次很尖銳的危機；幸有兩國聰明政治家不知疲倦的努力，纔免了在那些時候發生戰爭。

這些政治家，曾得到存在於日美兩國陸海軍官間相互尊敬情感的助力；如果戰爭發生，兩國軍官都知道他們將遭逢到熱練的，強壯的，勇敢的敵手，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敵人。日美兩國

的陸海軍，已在許多場合證明他們的技巧、勇氣及愛國心，所以他們的軍官亦並不一定要以把他們同胞拖入一個不必需的戰爭來重申他們這些良好品性。

日本人認為他們受美國的排斥，是一種國家侮辱。並深深怨恨我們對於日本種族的態度。他們覺得美國屢次反對他們在滿洲及中國的必需的努力擴張，毫無適當理由。在另一方面，美國人則因為日本對於中國人的待遇，及日本在華軍隊忽視美國人生命財產的暴行而大怒。可是美國卻已接受了東京對於屢次襲擊美國人（這裏以轟炸美國砲艦巴納號為最高峯）的陳腐解釋。這兩個趾高氣揚的民族，已在危機時期互相表示了驚人的忍耐。由於他們的相互容忍，日美兩國的人民已經對於和平作了最大的貢獻。而在他們的克己功夫中，便有着兩國間在未來的艱難日子中，最保險的和平希望。

我很感謝耶魯大學彼爾遜學院 (Pierson College) 的魯丁教授 (Prof. Harry R. Rudin)，他在我準備原稿時，曾予我可貴的協助及精湛的建議；我又感謝耶魯大學出版部編輯大衛遜先生 (Eugene A. Davidson)，因為他的踴躍合作及鼓勵我寫作此書；我還得感謝哈列台 (Ella Holliday) 葉克斯 (Roberta Yerkes) 及脫維第 (Richard Tweedy) 諸先生在編輯方面的協助，最後我謝謝幫我做祕書工作的芬登女士 (Alice Strator Fenton)。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於佛羅里達州萊克威爾斯城之山湖俱樂部。

譯者贅言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幾個月內，「馬漢海軍上將傳記」的作者普爾斯頓海軍上校（Capt. W. D. Puleston），完成了他的第二冊鉅著，便是本書——「日美陸海空軍實力比較」。

雖然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幾個月以後，我們在重慶才能看到這一本書，未免太晚了一點，但除了一二章略帶時間性的以外，其餘部分還都是值得一讀的。因為本書的特點是事實多，議論少，偶而有幾句推理，亦都是根據事實立論，所以相差不致於太多。

本書共分七章，外加附錄，作者前言各一篇，篇首還有前美國遠東艦隊總司令顏露爾海軍上將的序，總計有十萬字左右。

第一章講日本的興起，從美國海軍准將伯利打開日本的大門講起，到此次中日戰爭的第三年為止。他在這裏有幾句很警惕的話，他說除了明治維新以後的二十年內以外，日本無日不在侵略或圖謀侵略，他警告美國人，除開日本積極準備第一次大戰的十年，近五十年來美日兩國無日不在激烈競爭之中，時到今日，美國已是這個侵略性成的國家的唯一阻礙，所以美國如不與之衝突，便只有望着侵略者夢想的步步實現，他又提醒美國人：『自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日本一逕就做着不滿現狀諸國的開路先鋒……在這些個年頭內，日本一逕是開路先鋒，德

義兩國不過是模仿她的人，學她的榜樣……』可惜這本書出版得太晚了，沒有讓美國人個個體味到這幾句話的正確性，要不，或者就不致有珍珠港那一幕。

第二章論日本的軍事機構，完全是事實的敘述和分析。他先從日本的憲法講起，他也和別的自由主義政論家一樣地惋惜日本海陸軍人在憲法上的特殊地位，然後他又提到日本在幾次軍縮會議中的陰謀。最後關於日本軍事組織的本身，雖然作者的觀察甚為詳盡，但仍有兩點頗有可疑的地方：第一、本書說日本一師團的總兵力，僅為一萬五千人，這與我們所知的不同。日本在華陸軍的編制，有三聯隊制及四聯隊制兩種，三聯隊制有一萬七千餘人，四聯隊制有二萬五千餘人，都要比作者的數目大。第二、日本海軍裏面的技術研究所，在系統上是屬於海軍省的，但作者在這裏卻把它與海軍省及海軍軍令部平等，直接對天皇負責，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指的這個機關而言，可是我們在日本海軍組織中，亦找不出其他管技術的部門。

第三章講美國的最高指揮部。日美兩國的軍事機構，顯然有兩個很大的不同之點：第一、美國的外交與軍事分得很清楚，對誰作戰？這完全是政治家或外交家的事情，是文人管的（陸海軍部長也是文人）。等到決定作戰的對象以後，如何作戰？這才是軍人的事情（即陸軍參謀總長與海軍作戰部長），不像日本軍人那樣跋扈。第二、美國等到戰事發生，就使在戰場上的總司令有全權處置一切緊急事宜，信任到底，不像一個日本聯合艦隊總司令，每天要等待海軍軍令部總長從東京發出詳細的指令。這兩者比較起來，當然是美國的制度比較優越。此外，本書

的作者又化了很多篇幅敘述美國海陸軍中參謀人員的訓練組織與運用，實是本書中最值得稱賞的幾段之一，因為通常的刊物上不會發表這類文字，而非像作者那樣親自在裏面渡過幾年生活，也不能寫得如此詳盡。

第四章是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這一章是僅有的時間性比較大的一章，前半段敘述遠東民主國的軍事實力，而與其他作家犯着同樣的錯誤，便是把新加坡看得太不可侵犯了一——也許這倒不是作家的錯誤，因為在新加坡未失陷以前，無論那一類的專家來估計新加坡，都會得出同樣的結論的。後半段預言一旦日美戰爭爆發以後的局勢，當然新加坡在裏面要占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關於新加坡的預言既然失敗，則對於全部局勢的估計亦多少不甚準確。但即是如此，在我們現在看來，覺得作者的判斷，還是很有斤量的。最後又講到美國在遠東的利益，西太平洋上中日蘇英荷澳等國的關係等，比較議論平平，無甚特色。

第五章第六章講日美兩國的海軍，及其戰略與戰術，乃是本書的主體。作者從各國搜集材料，努力作成日美兩國海軍的比較。從主力艦巡洋艦起，到魚雷艇掃雷艇為止，無不包羅在內。其中關於美國的材料，的確是非常可靠的，因為美國的軍備進展情形，在平時向來是不大隱瞞的，只有日本方面的情形，作者雖然異常努力，亦仍知道不能保險完全可靠，所以翻讀者在接受這些數目字的時候，要出以保留的態度。作者因為是美國海軍大學的畢業生，所以把主力艦看得非常重要。他說無論什麼武器，都不能把主力艦擊沉。他還舉了上次世界大戰中的幾

個例子。俾他後面補充一句，說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唯一未經充分試驗的武器，乃是飛機，所以此次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英國威爾斯親王號的沉沒，並不能就說他預言得不對，何況威爾斯親王號的確非由日本飛機的炸彈所炸沉，而是因為有六架日本轟炸機和我們沈崇誨烈士一樣地亡命俯衝，與她同歸於盡的。但作者依舊留了一個後步，他說即使將來空軍能夠制伏海軍，則美國還是可以很輕易地把日本擊敗，因為在空軍方面美國對日本所佔的優勢，並不比在海軍方面為差。他並舉了許多數目字來證明這一點。

作者認為兩國之中無論那一國，想要以陸軍侵入對方的領土，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主要的戰場，一定在西太平洋和南洋羣島，主要的戰爭，一定是海戰和空戰，而只要美國的海軍沒有被日本擊敗，日本就永遠得不到勝利。無論在空軍或海軍方面，美國的損失如果和日本的相等，美國還是很合算的，因為美國的海空軍實力原來就比日本強大，而美國的補充能力更為日本的數倍。所以作者認為美國一定要到處尋覓日本艦隊的主力，以求一戰，而且希望一戰便分勝負，但日本艦隊則將以偷襲奇擊為主，實行海軍消耗戰，為達到這個目的，它必須迅速佔領美國的遠東海空軍根據地如呂宋及關島等等，但作者認為這些據點的失去並無關係，只要美日海軍決戰勝負分曉之日，制海權依舊落在美國手裏，便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要它們原璧歸趙。他還引了上次大戰中美國的例子來證明他的說法之正確。

第七章也是最後的一章，作者把前面所說幾章內的意見，綜合而得出一個結論，他說美國

與日本遲早不免一戰，而就美國論，則戰爭降臨得越早越好。因爲一方面，歐洲局勢勝負未定，萬一英國打敗，美國便須出全力顧到大西洋，而不能同時在遠東應付日本；另一方面則戰爭所加於美國人民的痛苦，亦並不比一種積極備戰的武裝和平爲甚。他不諱言一旦戰爭爆發，日本會得到暫時的與局部的勝利——因爲她的軍略地位優越，而美國則相距太遠，但他拿許多事實與推論來證明最後勝利是必然屬於美國的。

作者是軍人，寫起文章來也很簡單明瞭，句句話都很實在，沒有什麼廢話，雖然是美國人，態度卻非常客觀，不像一般日本作家那樣偏狹和誇大。在此太平洋戰爭已經進行到同盟國能夠開始反攻的時候，這一本書對於一般研究和關心戰爭前途的讀者，應該有一點幫助，因爲西南太平洋上盟國總反攻的主要力量，便是美國的海空軍。

一九四二，四，二十四。下午四時。

此書主人爲美國芝加哥日報名記者史都君 (Leland Stowe)，由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處長費休君 (F. MacCracker Fisher) 借與譯者，三月二十九日開始翻譯，四月二十一日譯完，因爲幾次兜轉，所以延遲了出版，但在圖書審查處只化了十三天，這完全由於印維廉先生的協助。書中許多日本名詞的翻譯，則曾多次麻煩崔萬秋先生，對於以上各位，譯者均在此深致謝意。

六，十一，午夜。

目錄

海軍上將顏路爾序

前言

譯者贅言

第一章 日本的興起

第二章 日本的軍事機構

第三章 美國的最高指揮部

第四章 美國在遠東的地位

第五章 日美兩國的海軍

第六章 戰略與戰術

第七章 結論

附錄

跋

一
一九
三八
六七
一〇一
一三七
一五九
一六四

美日陸海空軍實力比較

第一章 日本的興起

美國人有時候把伯利海軍准將 (Commodore Perry) 在一八五三年移去日本與外界間的壁壘一事之影響，估計得太高。其實，荷蘭人，法國人，俄國人及英國人，亦都積極地參加了打開日本國外貿易的工作。在伯利訪日之前五十年以內，日本內部正滋長着一種與人口激增必然有關係的力量，以後亦很可能強迫日本人從他們自動絕緣圈子內探出頭來。在伯利訪日之前的十五年之內，一次嚴重的國內不景氣，加速了這些擴張中的內部因素。當時的經濟情形，使原來受優待的武人階級，受到最大的痛苦，其中許多人簡直就成了赤貧。有些因某種理由已變成流氓而不得不倚人爲生的破落戶，稱爲浪人，他們常覺得要能維持生活，惟有搶劫。重開國家門戶，復興對外貿易而挽救國內局面的問題，乃大得贊助。其後，擁護此政策者，便在其本國領袖之下，組成了一個政黨。

有那麼多的日本人準備參預世界大事，是並不足驚異的。因爲他們孤立的時期，約爲兩百多年，不過占他們國家生命的極短一段。在傳統上，日本人是很好的水手，也是專家深水漁

夫；早在他們自動地限制他們的活動於本國海岸之前，他們就已航行過周圍的海洋，探險過鄰近的海岸，並積極地參預他們隣國的事務。孤立不能與他們好奇的貪得的性格相調和，而自一八五三年以來，他們擴張的迅速，亦足以證明他們重入世界，是與日本人民的天賦相調和的。

在一八七六年，日本把統治權擴充到「選與中國爭論不決的琉球羣島」上去。那時她已經在小笠原羣島上重建起主權，這些島上的原來主人，乃是捕鯨者的子孫及其夏威夷籍太太。他們倒說此羣島是屬於英國的。日本與俄國的談判，比較不大成功，俄國只把磯脊的千島羣島及一筆小額借款給了他，卻以戰爭的威脅，迫使放棄了對於庫頁島或西伯利亞海岸上任一部分的要求。日本的政治家，從此次經驗才知道，俄國的南進政策，乃是日本最大的危機。自那時起，日本即密切地注意着俄國在遠東的每一個動向。

在打開朝鮮門戶，進行對外貿易這一件事上，日本表示了她真是歐美國家的好學生。一八七六年，她派一海上遠征軍赴朝鮮，強迫朝鮮王室締結條約，這實在是照抄伯利海軍准將所用的方法。在條約中，包括有和伯利強迫日本締約時一樣的領事裁判權。（註一）

一八九四——九五年，日本爲了爭奪朝鮮及南滿洲，與中國開戰。後因俄、法、德三國干涉，放棄了旅順軍港及滿洲。俄國則繼續反對她對於想完全控制朝鮮的努力。在一八九五年朝鮮王后被刺而日人伴作不知以後，朝鮮國王便避難到俄國公使館內。於是日俄兩國即開始外交

上的角逐，以爭取對於朝鮮的控制，有一個時期，俄國居然逐出了日本在那裏的勢力。到一八九六年，洛巴諾夫·山縣 (Lobanov-Yamagata) 協定成立了一種共同管轄權，但日俄兩國間的競爭，卻仍繼續無間。兩國都想在各自的詭計中，堅持獲取不容侵犯的權力。日本在採取侵略朝鮮政策時的堅決態度，實預示着她現已在侵略滿洲及中國時所表現的不達目的不止的同樣堅決同樣頑固。

日本卻並不刻板地照抄西方各國的侵略方法，她以自己特有的一些概念加以修改，在朝鮮，爲了把朝鮮人民分化作許多黨派，及爲了腐化朝鮮王室與統治階級起見，東方與西方的方法，她都採用了。朝鮮是日本第一次大征服，她的創業制度很成功，她以後侵略滿洲及中國，便以此爲模範。

日本的侵略，並不限於遠東。當日本於一八九四年與中國作戰時，美日兩國間爲了爭奪夏威夷羣島而起的外交角逐，亦正在進行中。日本派到這些島上的移民，從一八八三年的一一六人，增到了一八九六年的二四、〇〇〇人，在那一年，他們幾乎占了全羣島人口的四分之一。實際上，這些移民都是成年壯丁，形成了一個日本殖民地，海軍少將華爾幹 (Rear-Admiral John G. Walker) 稱之爲「羣勇敢者的堅固團體，有天生的軍事本能，一經呼召，便可作戰，並相信他們的領導者，都有政治野心。」

在一八九六年，海軍少將阿門 (Rear-Admiral Daniel Ammen) 說過下面這一句話：「這

裏並不需要一個預言家，來預言在不久的未來，這個羣島會是吾國人的，或日本人的。」到一八九七年，國務卿福斯脫（John W. Foster）提到日本權力的勃興，乃是對於由美國人在道爾總統（President G. B. Dole）領導下所設立的共和國之獨立的一個威脅。（註二）到一八九八年，當美國合併該羣島時，東京政府提出了一個正式抗議書，此抗議書依舊安放在國務院裏，如果日本願意重開此討論，則隨時可以提出來應用。這樣，美國在此第一次小接觸內獲得了勝利，並取得了東太平洋的控制權而並未遭逢嚴重的反對，因為當時俄國繼續向滿洲推進及其隨時可能侵入朝鮮的威脅，強迫日本集中全力於西太平洋上的事務。（註三）

『促成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戰的，乃是日本的擴展政策。』（註四）日本在一八九五年擊敗中國以後，獲得了台灣，澎湖列島，及南滿洲。暴露了中華帝國外強中乾的真面目，並引起了一九〇〇年列強瓜分中國的企圖。德國人於一八九七年占據膠州，一個月以後，俄國艦隊開進旅順軍港，就在那裏過了一個冬天。到翌年春季，中國又把廣州灣割給了法國，而當英國入佔與旅順軍港隔黃海相望的威海衛時，中國也毫不抵抗。在威海衛，英國的亞洲艦隊可以觀察以旅順軍港為根據地的俄國艦隊之行動。

當約翰海氏從倫敦美國大使館回國出任國務卿時，他對於當時那些角逐中國利益範圍的歐洲競爭者，都很熟悉。杜威（Dawey）在馬尼拉的大勝及以後我們的占據菲律賓，增高了已經很不小的美國在對華貿易上之利益。只要一筆小小的費用，便可把馬尼拉造成一個美國與遠東商